

蘇聯文藝叢書



旗手

譯 拍 水 袁 著 爾 察 岡 · A
版 出 社 版 出 羣 新 編 會 協 好 友 蘇 中 海 上

蘇聯文藝叢書

旗手

岡察爾著 • A

袁水拍譯

上海中華書局編
新羣出版社出版

蘇聯文藝叢書

旗手

著者

A. 岡察爾

翻譯者

袁水拍

主編者

上海中蘇友好協會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
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總經售

1949年5月初版(港)
1949年12月再版(滬)
1950年12月三版(滬)
1951年5月四版(滬)
1951年12月五版(滬)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價

9,200

前進部隊越過邊境，消失在異國的山崗後面，已經有好幾天了。邊防軍在渡口檢查零星小隊和別個兵士的證件，他們正在趕上自己的隊伍去。有條紋的邊境標柱已經重新樹立起來了，現在正在安排哨崗。啊，邊境！我們重新回到這裏了，現在這哨兵站的地點，就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所站的原地。我們什麼都沒有忘記；我們學習了許多。我們活着，更老練，更智慧，因為我們經歷了很多。可是，你活着嗎？你敵國的空軍，胸口掛着鐵十字的，你在那黑色的星期日把第一顆炸彈炸去這哨崗。那時候你有沒有想到你的末日即將來臨？你有沒有想到那在戰爭中誕生的新的烏克蘭第二前綫軍的兵士就要全副武裝地回到這條河邊來？——不，不僅如此，他們還要渡過去！也許你會說，「這是命運！」是的，正義之師的命運總是光榮的！

當少尉邱尼希走近邊境標柱的時候，他注意到一個大骨骼，寬肩膀的中士正和一個邊防

軍說話。中士的剪得很短的赤褐色頭髮的頭伸向前面，他的臂膀彎曲着，好像要捕捉草裏的鵲鴉。邱尼希似乎記得，這赤褐色頭髮的中士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曾經駐守在這裏過。現在他正在興緻勃勃地表演他們怎樣初次挨炸，怎樣躲到楊樹叢裏去，那時好像沒有一個洞是够深的，他拚命往地下竄，而飛機在後面追，像老鷹追田鼠。他弓起他寬闊的背脊，回憶着當時怎樣打顫。那些日子！……

邊防軍檢查邱尼希的證件，驗他的部隊號碼。中士講完了故事，招呼少尉。

「少尉同志，你是上第N團去的嗎？」

「我是。」

「那麼我們可以一起走了。Buna zina。」（註1）

你沒有法子判斷中士的臉色是開玩笑還是認真。他的嘲弄而機靈的表情裏隱藏着各種驚人之舉。人們看到他時，忍不住先笑。

「少尉同志，要是你不見怪，我好像不記得你。」

「是……這是我第一次上前線。」

「哦！」中士掀起嘴唇，彷彿吃驚的樣子。「第一次！那麼恐怕我應該退後五步，正式向你敬個禮哩！」

邱尼希羞惱地紅了臉。

「中士同志！」（中士馬上誇張地敲響腳跟）。「你這是幹嗎？你的服裝怎麼這樣不整齊？」

中士沒有把襯衫塞好，它露出在軍服外面。襯衫很髒，他感到不安。可是他的臉一點也不紅，神氣照舊不變。也許他從來沒有紅過臉。他的臉即使在抹去塵土以後，還是土灰色的。

「不要說我的襯衫不乾淨吧，」他說，一面把牠塞進去，他的眼皮神經質地跳動。「這不是我母親洗的，你要知道，這是前線洗衣隊的女孩子們洗的，她們的手浸在肥皂裏過分久，弄破了……可憐的破襯衫！不打緊，我馬上要自己來洗你了，在多腦河裏洗！……現在這位少尉的衣服當然不同。又新又乾淨。……我猜你是從伏爾加河那邊來的吧……乘火車到烏克蘭？」

「是的，一點不錯。怎麼樣？」

「嗯……我是地上爬過來的，」中士說，他的聲音低得像耳語，邱尼希此刻懊悔他這樣容易惱怒了。

「那麼你真的是第N團的嗎？」他問道，急於想挽救局面。

「你放心，我真是的！」

「喂……那麼我們一塊兒走怎樣？」

「好極了。我叫卡薩可夫。」

他們向邊防軍行了最後一個禮，就開始邁過那座幾天來踏過幾千腳印的臨時架起的橋。

「我在這裏祝你們跑到柏林去！」邊防軍在他們後面喊。

「到了那邊我們給你打個電報，」卡薩可夫掉轉頭去說。

松木板在脚下吱吱發響，太陽淡了，像要下雨。河流喃喃着，河面上是銀色的泡沫——混濁的水從山上滾滾而下，一直流到遠方海裏去。在前面，一塊紫雲從山上浮過來；河那邊的路往上蜿蜒，好像這不是雲，而是一座山，那山他們也可以上去。

卡薩可夫的鞋子是普通的軍靴——身經百戰的軍靴，潤而扁，他穿着像彎腿的騎兵，走路姿勢也特別，划着，身子傾向前面。他一邊走，一邊告訴邱尼希怎樣從醫院裏逃出來。他們用電療器給他治神經，使他在興奮的時候不至於眼皮跳動和兩手顫抖。可是當他知道他的隊伍已經越過邊境時，他再也忍耐不下去，拔腳就走了。

「牠吸引你，就像酒吸引酒鬼，」他說。「我想我再也不會穿便服了。可能一世做個軍人。」

「一世做軍人！」邱尼希笑道。「從前只聽說有一世做學生……你對我的是怎麼樣的人？」

「我猜你是剛從訓練學校出來，對嗎？」

「是的。」

「哦，我有一雙偵察隊員的眼睛。」

在山頂的路邊聳立一根白柱子。當他們走近一點看時，實在不是什麼柱子，而是一個白塗粉刷的十字架，上面搭一個小小的木籠，時間已使牠烏黑而傾斜。十字架上的聖像也已經由於日晒雨淋而發黑破裂了。

「你看，這是我們的『L』記號，」卡薩可夫說。一個大「L」字！旁邊一枝箭頭指著西方，木炭劃的，在十字架下方。「這意思就是我們沒有走錯路。」

向西！兩人好像發生了同樣的思想，一起回頭向下看——那渡口，那河流，再度成爲邊界。邊界以內，是廣大的國土，籠罩在濛濛的春霧之下。那是一定的，如果沒有這淡藍色的霧，整個國土會展開在他們眼前：將乾的土地被戰壕割裂了，燒毀的村莊，挨炸的市鎮，路上散佈着毀壞了的坦克車的扭曲的鐵甲……被蹂躪的故鄉，血染的戰場——這些對於你的遠行的兒郎們依舊是多麼親密啊！卡薩可夫的臉變得莊重了，那種嬉弄的表情消失了。

「你應該在一年以前看見我們……當我們剛剛打回烏克蘭……那時是春天，黎明的時候……饑餓，疲倦，泥濘沒到膝頭……想想吧：足有兩年我們的腳沒有踏到烏克蘭，足有兩年我們只聽到它呻吟，遠遠地看它被燒平。這兒是庫爾斯克的盡頭，一走過那國營農場，我們知道烏克蘭就開始了。我們足有好幾夜沒有睡覺，這兒再也沒有什麼阻攔！我們奔向農舍，奔向田地！我們的少共團組織者耶魯斯拉諾夫看了一下地圖，叫起來，「這兒，這兒就是烏克蘭了！」我們全體——西伯利亞人，塔什干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我們都忍不住哭了，你會相信嗎？……我們跪在那沒有耕過的田地上，混身衣服全是泥漿，我們脫去了帽子……」

他們沒有注意一塊烏雲移來陰影；崎嶇的道路變得更黑了，土地像在微微的搖撼，像船上的甲板。第一次他們意識到這是外國的土地。雨點洒下來，濺起褐色的土，好像達姆達姆彈似的。

「你的外套呢，中士？」邱尼希問，一邊脫去自己的。

「哦，我會找到一件，」卡薩可夫隨便應付。「讓我們在神龕下就一會兒，等雨過去，」他說時走近十字架。「聖者不會見怪吧，他？」

「他是救主……你也躲在我外套裏吧。」

兩人一起躲在那叢下面。

雨越落越大——下面平原上，他們的祖國的最後一片土，那兒依舊有陽光。白色的雨雲還沒有移動過去。綠色的故鄉草原，向站在異國山上的他們，作最後的微笑。兩人，那年輕的穿著新軍裝的少尉，和站在旁邊低頭怕扯走少尉外套的結實的中士——他們的眼睛一起貪戀着這陽光照耀的遠方一片土，彷彿他們想把它一口吞下心坎，把它帶走似的。

（註一）羅馬尼亞語「日安」。

「你是那兒人呀？」邱尼希問。

「頓巴斯。」

「家裏人寫信來嗎？」

「家裏沒有人。我沒有什麼親人。」

「你是個孤兒嗎？」

「兄弟們都是孤兒。我今年——噫，讓我想一想，我多大歲數，我是一九二〇級的及齡

青年……是的……一九二〇。」

雨突然停了，像來的時候一樣突然。最後的雨水流下十字架上的聖像；把上面的塵土都

洗淨了。

他們從蔭蔽處出來，卡薩可夫開始擰一支煙。

「噫，他們的神靈跟我們的一樣，」他說着，向白十字架瞟一眼。「爲什麼要釘他在十

字架上？」

「哦，故事很長，」邱尼希回答，不過他並沒有講出來。「現在……我們往西走吧，好不好？」

「當然。」

他們開始上路。爛泥黏住他們的鞋子；此刻走路比剛才吃力了。

「這地好難走，」卡薩可夫說，咒罵着。「那邊就比較容易。」

「是的，那邊容易。」

他們再回頭望一下。邱希尼的眼睛閃出光芒，彷彿更深奧。他們的面孔的神氣，如同在閱兵典禮中，旗子飄過他面前。

「親愛的祖國！」不自覺地吐出這樣一句話，聲音年青而莊嚴。對於卡薩可夫，這句話也顯得真誠而實在，雖則他是一向聽不慣任何「高調」的。

「希望我們能够回去，」他說。「當我們打勝了這個戰爭以後，我們就要回去……否則我們誓不回去！」

他們開始下山，山峯把祖國最後的一面遮去了。陌生的田地展開在路邊，一些狹長的片斷。

「看來真奇特，這些小塊的地，」卡薩可夫說。「叫人難以相信我們過去的田地也是這

樣的。」

邱尼希默默注視這些小塊的田，好像讀一本艱深的古書似的。

「我想像中的歐洲不是這樣的，」卡薩可夫獨自說。「我以為是無數的城市鄉鎮，一個接一個——走一步就會撞到人，擠擁熱鬧。他們不是永遠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間嗎？可是現在發現他們的鄉村，一個隔開着一個，比我們頓巴斯的村莊還隔得遠。」

雨水洗過的莊稼顯出蔥蘢的綠色。一大片柔軟的枝葉覆蔽在路溝邊。天空又清了；可是一路上走到第一個村莊，他們沒有碰到過人。有的是石十字架在路邊閃着白光；木炭傲的記號指向西方。

村裏大街的牆上寫滿字句，看得出一支活躍的大軍剛剛從這裏經過。彷彿留下了一串笑聲。「伐西亞和珂里亞，趕上來！」「巴拉布哈和阿牛——在布加勒斯特見你們」——離開布加勒斯特還有好幾百哩敵人的土地呢。「弗拉地米洛夫，走啊！」等等。

一路寫着「L」……一個「L」和一支巨大的箭頭，指向西方。

村中突然响起鈴鼓的聲音，一隻提琴在鳴咽。一羣兵士圍起一個半圓形，站立褐色的農民房子的前面。一個老吉卜西人坐在門檻上，提琴壓在他的鬚子底下，跟他合奏的是一個大眼睛的男孩，拿一面鈴鼓。在他倆前面，幾個男孩和女孩在跳舞，踢起塵土。他們的髮辮蓬

亂，家裏自織的布衫翻起很高，他們翻了好幾個筋斗，每一個人看得笑了。老頭兒喊着鼓勵他們。當他看見邱尼希，看見他戴着軍官符號時，他立刻跳起身，深深鞠躬，開始拉一隻俄羅斯歌。邱尼希對於老頭兒的詔媚和小孩的蹣跚感到羞恥。

「走吧，」他說。

可是卡薩可夫不想走。

「這一定是什麼西歐的文化，」他說。「讓我們看一回。」

「你還會碰到更多的機會主義者的，」邱尼希堅持要走。

走出村莊他們碰到羅馬尼亞人和貝薩拉比亞人運送我們的傷兵，用他們的牛車裝載。公牛牛蹄在石子路上磨痛了，一路蹣跚，可是羅馬尼亞人穿着灰色短衣，戴着黑色帽子，毫無感覺地在車子旁邊走，好像古代運鹽的人。有些人用手沿路餵牲口吃。面容蒼老，枯瘦，發黑，長久暴露在風雨日光下憂鬱的大眼睛，這些人使人想到十字架——他們可能就是從路旁的白色十字架上走下來的。

不時在一架車上，有一個頭拾起來，蓋着一件血染的外套。

「弟兄！……喂，弟兄！……給一口煙抽吧。」

卡薩可夫把他剩下的煙摸出一點。邱尼希第一次懊悔他不抽煙。

「距離前線有多遠？」卡薩可夫想打聽。

「哦……很遠……」

「那麼，究竟多少路呢？」

「我們一直走……走了兩天……」

牛車咯吱發响，抑低的呻吟聲從傷兵發出，邱尼希吃驚地注視他們。他們所到過的地方，他沒有去過，對於他，他們好像是另一種人。這使他走在他們旁邊有一種犯罪似的感覺，他是多麼壯健快樂，青春的熱血使他面孔發紅。他想像在不久以後，也可能躺在牛車上，用外套蓋起，每一次木輪子碰在一塊石頭上，就喊一聲。

當夜他們宿在一個沉默的羅馬尼亞人家裏，屋子裏擠滿小孩和雞。女主人張羅晚飯，請客人吃山羊乾酪，把一大塊熱騰騰的玉蜀黍餅放在桌上，用一根線切開。她的丈夫拖着生皮拖鞋，狹小的羊毛褥子，沉默地坐在牀上，吸一隻空煙斗。屋角裏，黑褐色的小孩朝客人格格地笑。顯然的，他們對這些陌生人很感驚奇，書本裏告訴他們，這種人見人就殺，可是現在他們並沒有殺人，反而滿面微笑，吃玉蜀黍餅。那婦人把餅子丟給他們，就像一羣麻雀簇擁在一朵向日葵花上。卡薩可夫眼睛盯住他們，一邊吞下一塊塊的玉蜀黍餅，突然嘆了口氣。

「我們也有這樣的小孩兒啊……可是去年冬天，在烏克蘭……你走進一個村莊，一個鬼

也沒有。什麼東西都被壞了。只有幾個小孩兒蹲在焦木的火邊取暖。「你的爸爸呢？」「沒有爸爸。」「你的媽媽呢？」「沒有媽媽。」你說掉外套，替他們掘一個洞，留下一些硬餅子給他們——再往西走。」

「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邱尼希說，「這些事不再會有了。孩子們不會蹲在他們屋子塌下的焦木上……人們不會像今天那個奏提琴的老頭兒那樣卑屈拍馬……在這次戰爭以後，人人能夠過正直的像樣的日子了。」

卡薩可夫走近一個瘦小的女孩身邊，她的頸項裏掛着一個十字架。

「辮頭髮的孩子，你懂得我們做的事嗎？」

「Nu știu……」（註1）

他把他沉重的，起繭的手放在她頭上。

「我們不要你再用綠切玉蜀黍餅過一輩子。懂嗎？」

「Nu știu——」她倔強地重複道。

「我們要你得到解放……」

「Nu știu……Traiasca Romania Mare——」（註2）那孩子突然這樣叫，她的黑眼珠閃

着反抗的光。